

我的菩提树

高建群 著



我的菩提树

高建群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菩提树 / 高建群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302-1637-8

I. ①我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东方文化—文化史—研究
IV. ①K10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0318号

我的菩提树

WO DE PUTISHU

高建群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
2017年5月第2次印刷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61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37-8
定 价 39.80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前 言

我在两百眼泉子里汲水

我的小孙女出生了，她是多么的弱小呀。世界是一片丛林，她将要在丛林中穿行，开始自己漫长的一生。她将要经历许多事，有些事会是难事，有些事甚至会是个难以跨越的垭口。我是老江湖了，我经历过许多事，我遍体鳞伤，我老而不死是为贼。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我会佑护她，但是，我不能陪她到老呀……

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，一本类似遗嘱那样的书，当孩子在丛林中形单影只，茫然四顾时，当孩子生平中遇到难事，遇到翻不过去的垭口时，她打开这本书，在里面寻找智慧，寻找自保和自救的方法。这本书会是一项工程，它大而无当，它试图告诉孩子，在她出生之前，这个世界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，出现过哪些值得记忆值得尊重值得香火奉之的人物，世界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都产生过哪些古老智慧，等等。

这本“遗嘱”小而言之，自然是为孩子写的，是为一个有着古老姓氏的家族的子嗣们写的，然而大而言之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它同时是为这个东方民族写的，是为这个正在行进中的国家写的。我们希望她好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祖邦，地底下埋葬着我们的祖先，乡间道路上行走着我们的后人。

以上是开场白，所谓乡间社戏里所说的那种开场锣鼓。下面进入这个前言的正文，而正文从世界的远处说起，从一个叫霍金的人说起。

英国天文学家霍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中，最有智慧的人之一了。他坐在轮椅上，佝偻着身子，两手扶着轮椅，一颗外星人一样的头颅倾斜着，两眼茫然地望着天空，好像那目光要洞穿什么，又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。“人生有多少机缘，站在这里，向星空仰望！”这好像是中国诗人郭小川的诗句，这诗句好像是为了现在还没有故去，还在仰望星空的那位霍金写的一样。

霍金前一阵子，说了一句惊人语。这话叫“哲学已死”。这话在坊间引起一阵大热闹。霍金这话，是在什么情景下说的，说给谁的，我不甚了了。不过他的这个句号结构，斩钉截铁的语气，和百多年前的那个狂人，写过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一书的尼采很相似。

尼采在一百多年前说，上帝死了。你知道吗？说这话的口吻，仿佛他是一个先知。

“好作大言”一句，是人们说给中国的古代圣贤庄子的，不过用这话来说尼采，说给霍金，同样合适。

其实这个句式结构，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人也说过，他就是老子李耳。老子说：“周礼已死，先生难道不知道吗？五百年前的那些立言者，尸骸早已腐朽，如今一把老骨头埋在哪里，都寻找

不着了！时也势也，运也命也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所悟。假如周公旦活到今天，相信他一定又会有一些新的想法的！”

这段话就是儒家代表人物与道家代表人物的那次伟大相遇时，老子与孔子对话的开头部分。我们知道，这次对话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是，孔子根据老子的建议，将东周王朝藏书楼的那些典藏（老子时任王朝藏书馆馆长），搬上他的牛车，拉回曲阜老家，而在晚年，则用这些典藏，编出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礼经》《乐经》等六经，从而为我们的上古初民时代，保存了一部分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、古老智慧。简言之，是对上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总结，亦是对下一个两千五百年的一个开启。

这话这里不说。现在，再回到这本书的这个前言上来。

这里仍然用尼采的一段话来说事。好作大言的尼采，说过一段令人神往的话，他说，我要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所表达出的内容，和一本书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。

在我写作《我的菩提树》一书的长达两年的时间中，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，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，我把它们强按在我的案头，规则地、和谐地装入一本书中时，我的脑子里时时回旋着的，正是尼采这一段话。它给我以激励，勉励我用尽自己的全身力气，完成一件显然不能够胜任的工作。

我要规则，我要简约，我的笔触要犀利如投枪，从历史的关节紧要处、起承转合处穿肠而过。我绝不允许拖沓、疲软，在某一个迷人的港湾逗留太久。一切都以点到为止为宜。因为我要用十句话来说出一本书的内容，用一本书说出我案头现在放置着的、用作参考书的两百本书的内容。

记得在近二十年前，金庸先生来西安，先是华山论剑，再是碑林谈艺。在西安碑林博物馆，座谈中，面对碑刻四布的这个庙堂，他对我说，他有一个大想法，或者叫大野心，即把中国的二十四史，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，重写一遍，那将是一项浩大工程。

记得我当时有些诧异。我说，二十四史，能用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形式来重写一遍吗？怎么写呢？他说，能写的。选一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——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，然后，选一个人物，用这个人物的叙事视角，从这件事的中间穿肠而过，这样，事件就写出来了，而人物性格，也因为行动而饱满起来。这样人物也就出来了。

记得，席间，我写了一幅字赠金庸先生，叫作“袖中一卷英雄传，万里怀书西入秦”。后来，电视台导演小郭送金庸先生去机场时，金庸先生对郭导说，他这次西安之行，最大的收获是见到高先生，与他讨论了匈奴民族这个话题——匈奴这个动摇了东方农耕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基，深深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游牧民族，怎么说一声消失，就从历史进程中消失了，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件事真叫人费解。后来，《文学报》则以“万里怀书西入秦”一句，做了金庸此行报道的通栏标题。

这本书这样写作，大约还受到张贤亮先生的重要影响。张先生已经作古，愿他安息。

大约1991年，中国作协的一个文学奖在西安颁发，获奖者除我以外，陕西还有贾平凹先生、杨争光先生。张先生则是评委。记得，那天晚上，我陪张先生去西安街头吃夜市。东新街两侧都是红灯笼，我陪着他，一家一家地去吃，他的七岁的男孩跟着。

张先生刚从贵州讲学回来，谈到文学的史诗创作，他说，他对贵州作家们说，要写断代史，把一个民族的断代写出来了，把这个

民族的历史也就写出来了，云贵川渝十万大山中，生活着十万有苗。这里生活着的各少数民族，家里穷得一贫如洗，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，巴掌大的一块平地上，种几棵老玉米，就靠这个为生计。然而，这些民族的女人们，头上却顶着十几斤重的银首饰，昂贵，华美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历史上一定发生过一场大的变故，从而令他们远遁到山里，沦落到今天这个境遇。将那场大变故写出来了，也就是说，将那个断代写出来了，这个民族的史诗也就写出来了。

是的，张贤亮先生已经作古，愿他安息。他在去世前，曾给我写过一条幅，叫作“大漠落日自辉煌”。你见过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线那一刻的悲怆情景吗？血红血红的落日，像一个勒勒车的大车轮子一样，停驻在苍茫的西地平线上，将它最后的一丝光芒，奋力地投放到曾经经历过的地方去。此一刻大地一片死寂。此后，落日跃三跃，倏然消失。消失得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。

云贵川渝地面，流行一种古老的傩堂戏，那演出傩堂戏的古戏台两侧，往往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叫“于斯一席之地可家可国可天下”，下联叫“虽然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”。这副对联，也许是解开大西南地面傩文化的一把钥匙。

关于这本书的写作，著名的编辑家、我的《大平原》一书的责任编辑韩敬群先生，也给过一条重要的提示。他说，大仲马说过：历史是一颗墙上的钉子，在上面挂我的小说。大仲马这话说得好极了，对极了，确实是写过无数好小说的过来者之言。一定要有钉子，这钉子要准确得丝毫不差，清晰得历历可见，尔后，所有的小说想象，所有的虚构飞翔，它的出发点、发力点、落脚点都在这颗钉子上。

现今的一些耗费巨资拍摄的电影，为什么让人觉得苍白无力，虚张声势，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找准钉子，或者说找到了，但没有在

钉子上敲出应有的重量，没有对这历史的钉子予以应有的尊重。

虽然我努力地这样写，但是我明白《我的菩提树》不是一部小说，或者说不是是一部教科书上所定义的那种小说。它是三种文体的一个混合物。在这两年的写作过程中，每当向前推进而无法把握时，我就请教案头上的三本书，看它们如何叙事，如何“化大千世界为掌中之物”。

这三本书一本是《史记》，一本是《圣经》，一本是今人阿诺德·汤因比的《人类与大地母亲——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》。

可以说，在写作《我的菩提树》时，我觉得形式已经退居其次了，让位于内容了。怎么能淋漓尽致地表达，怎么能我手写我心，就怎么来——我想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，如是地表达出来。如此而已。

我将《我的菩提树》视为“一部叙事体的东方文明发生史和流变史”，即是出于以上的考虑。

这本书分为三部，第一部叫“苏格拉底如是说”。西方古典哲学的伟大奠基者之一苏格拉底，他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：哪一条路更好，唯有神知道。是的，在那遥远的信息不通、人类的脚力又无法即达的洪荒年代，世界各文明板块，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的蛋壳里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文明，它们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行着，至于哪一条道路更好呢，谁也不知道。

第二部则叫“鸠摩罗什如是说”。汉传佛教的伟大奠基者之一高僧鸠摩罗什，他说了什么呢？他在圆寂时说：我一生所译经论三百多卷，句句无误。愿这些经论传流后世，大家共同弘扬流通。我现在在大众面前发誓：如果我的译经没有谬误，那么火化以后我的舌头不会焦烂。

第三部叫“玄奘法师如是说”。汉传佛教的伟大奠基者之一，高僧玄奘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唐僧，他在圆寂时都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：这毒身我已经厌恶了。我在世间应该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完了。既然不能久住尘世，那么就让我匆匆归去吧！希望用所修的福慧回施众生。

这就是这本书的内容。

它用相当的篇幅，对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及流变，遥致敬意。继而，写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的发生，其中，着重描绘了佛教的发生过程。

继而，写了儒释道三教合流，在中华文明板块的伟大相遇。而其中，又以浓墨重彩，描绘了三位佛门高僧：西行求法，广游五印第一人法显法师的故事和传略；西域第一高僧鸠摩罗什东行长安城草堂寺译经和弘法的故事和传略；章回小说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原型，即高僧玄奘，他的西行求法经历，他的故事与传略。

我在这里直追道家的源头，直追儒家的源头，直追佛家的源头，描写了它们的发生及流变。而在这块三教合流的土地上，我力图眼到手到笔到，对这个东方文明板块饱含敬意，做了一番庄严巡礼，甚至于直达三皇五帝，直达中华文学的伟大源头——《击壤歌》。

时间在走着，历史的大车轮子在轧轧地滚动。一切都是瞬间，你我皆是过客。（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）

作为过客的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，就是把这一个时间段过好，过得有点意义。把我们所能悟到的霍金式的智慧，用诉诸笔墨的方式告诉后人。这应当有点身后遗嘱的感觉吧！原谅我们，我们的智慧有限，思维只到这里！

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，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。

这个东方文明板块，正在走着它的命定的行程。让我们为它祝福，为它祈祷。《我的菩提树》这本书，就是一次对它的庄严巡礼，一次虔诚致敬。前不久，我去一个地方，参加西王母诞辰的祭祀仪式，那西王母大殿的两侧，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叫“中天高挂半钩月”，下联叫“曾照洪荒第一年”。我在这副对联前唏嘘良久，双目潮湿。

高建群

2015年10月13日于西安

目录

第一部	苏格拉底如是说	1
第二部	鸠摩罗什如是说	121
第三部	玄奘法师如是说	229
	多余的话	331
	后记	333

第一部

苏格拉底如是说

西方古典哲学的奠基者之一苏格拉底如是说

——哪一条路更好，唯有神知道。

第一颗念珠

我想我已经被埋入坟墓了。因此我此刻是在坟墓里说话。在这潮湿、阴冷的墓穴中，天上不再有太阳、月亮和星星轮番值更，身子四周不再有野花开放和鸟虫的鸣啾，那通往外部世界的所有的道路都已被堵塞。世界在这一刻多么的吝啬呀，它只留下来一个出口给你，这唯一的出口就是你的思绪、你的想象力和你用褪色的嘴唇所道出的喃喃细语。它呀，它应当是不羁的，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。真好，在你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串念珠，它是一百零八颗，是用那圣洁的菩提树的栗色的果实做成的。很好，让我双手并用，用双手的食指和拇指来捻动它。在捻动中，它是无穷之数，一百零八又一个一百零八，周而复始，永无尽头。世界已经没有我了，葬礼好像已经举行，哀乐声好像刚刚落幕，世界打了一堵墙，封闭了我的所有的道路。但是很好，念珠在捻动着，在捻动的同时口中喃喃作语。这样，我为自己打通了一条道路。那一百零八颗捻动的念珠里，

有我用褪色的嘴唇讲出的一百零八个故事。

在这万念俱灰之时，当意念牢牢地固定在一点时，那故事便讲出了。原来，这是这个人留给身后世界的一份遗嘱。他在总结和概括这个世界。他试图透彻地想透这个虽然古老但又常见常新的重大命题。这命题即是：我是谁？我从哪儿来的？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？那宿命的手呀又将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什么是命运，尤其是，什么是这个古老的东方种族那万劫不复的命运？在我们出生之前，这个世界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，出现过哪些令我们一谈起他们便唇齿留香的人物，而那些先贤们，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他们所觉悟出的大智慧？如是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这本书高贵的名字叫“我的菩提树”，它大约能告诉你——你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你的缘由何在。“那一刻，他突然脸色苍白，因为他透彻地看清了自己的灵魂！”——这句话好像是在我们之前，某个人说过的。但愿，在已经没有我的那以后的年代里，这本书还一直能伴随着你，成为你的掌中之物，成为你的铠甲和利器，每当你遇到破解不开的难事时，当四周的道路都被堵塞，无处可逃时，当意想不到的危险和不测突然降临时，请你打开这本书。请你从这本书中寻找智慧，汲取力量，找到护身铠甲、应对之策。那一刻，会有一位老者、长者，紧紧地站在你的身边，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——我呀。

念珠开始捻动和团转了。一百零八又一百零八，在我的手指上周而复始，作无穷游。

第二颗念珠

有一座山的名字叫须弥。在远处，遥远的不可知的远处，地与天相接的地方，七山七海之间，有一座高山。山峥嵘万状，高可摩天。云雾在山间缭绕，祥云阵阵，瑞气千重。

这山叫须弥山，又叫妙高山。山的东面用白银铺就，山的北面用黄金铺就，山的西面装扮着水晶石，山的南面装扮着琉璃。佛家说：四宝所成曰妙，独出众峰曰高，所以这须弥山又叫妙高山。

佛家将茫茫寰宇叫作“三千大千世界”。它想象那以须弥山为中心，同一日月照临的四天下是一个小世界，综合一千个小世界构成一个小千世界，综合一千个小千世界构成一个中千世界，综合一千个中千世界构成一个大千世界。

佛教认为这大千世界，广漠宇宙，是一佛之“化境”。高僧玄奘说：“故三千大千国土，为一佛之化境也！”

这须弥山在世界的何处？它是人们想象的产物，还是曾经一个真实的存在？也许它是虚构的，是远古人类那无限丰富的想象力的产物，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生出的幻觉。这些我们都不知道。甚至当代人认为，这大千世界并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的小小的地球，和那如蝼蚁如草芥一样的人类，而是对浩瀚的银河系的概括。而这些，就我们目前的智力和知识，还不能肯定或否定。

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心中有即有，心中无即无。关于这个意思，佛家的偈语这样说：丘山适履皆须弥，草木清凉即菩提。这话意思是说，如果这一座山岗适宜于你脚下的鞋子的话，它就是你